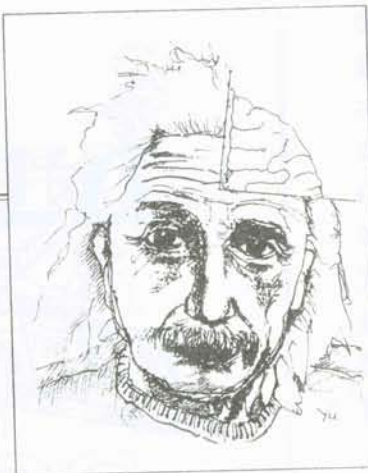


訪林吉雄教授

- 1969年畢業於台北醫學院醫學系
- 美國Kansas大學病理博士
- 美國Kansas大學病理教授、主任



- 訪問：林俊甫、胡錦鴻
- 整理：陳炯毓、胡錦鴻

■ 印象中的北醫

我剛去唸的時候，北醫只有三、四棟平房，一層樓像人家建築的工地，其他都沒有。

後來有形態學大樓，細菌學大樓。形態學大樓就是Anatomy, Pathology的building, microbiology的building蓋起來。校門進來的地方蓋了普通教室，取代了以前的平房，又蓋了附設醫院，接連著一連串的建設。

我是1969年畢業的，離開學校已22年了。

據聞北醫近年來沒有建設，也許最近十年沒進步也不一定。

■ 第二志願

一般而言，台大醫學院是第一志願台北醫學院是第二志願。

我考試時只填二個志願。當時雖有高醫，但南部的學校不行，無法跟北醫比。

我是台大唸到一半再來北醫的。因為我已經有學校唸了，所以只填兩個志願，一個台大醫科，一個台北醫科，如果北醫考不上，就回台大唸。

我在台大唸農化系。我當時在想，是選校好呢？還是選科好呢？經過台大唸一年之後，我覺得還是要選科，而不是選校。

■ 我的病理生涯

選病理我想是一件偶然的事。

因為我在1970年，剛好在澎湖受訓完一年，當完了兵。那時申請的學校和醫院大概有5家吧！那個時候我最感興趣的是婦產科。

我有一個朋友在Kansas City，他是小兒科教授。我在University of Kansas剛好申請到病理。當時因為人生地疏，所以我認為出外靠朋友嘛！並且那時我的英文也不太行，所以我心裡想試試看，反正第一年嘛，做得不高興的話，可以隨

時改變嘛，所以我選了病理。

後來是因為那裡有朋友，去了以後蠻有意思的，所以繼續做下去。而且最主要是我沒什麼背景，也沒有什麼人能在臺灣幫我找到工作，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出國。那時臺灣沒有健全的住院醫師制度，一些住院醫師是很困苦，非常困苦，譬如，到醫院去自己要帶便當，且沒有薪水，有人要問：為什麼沒有薪水呢？因為沒有編制，所以就沒薪水。

那時大概只有榮民總醫院，但能夠進去的沒幾個，所以全班大約有百分之四十、五十選擇出國，比起來，你們現在好多了。

■ 病理是做什麼的？

病理跟內科一樣是專科的一種。一般醫科的學生不曉得病理師是做什麼的，只知道病理醫師是一種醫師嘛。但是在一個醫院裡，不可或缺的，都要有幾個病理醫師，他的任務是做診斷，做組織的診斷。

譬如說為什麼得到肺癌要割掉？最主要的是因為Cancer嘛，那你怎麼曉得他肺臟有Cancer？這時候病理醫師(Pathologist)做個biopsy（活體組織檢驗法）。他用這個Endoscopy取得一小塊的組織，然後做成切片，依切片分析，然後我們知道那是Squamous cell。

Carcinoma。

外科醫取得病理分析的結果後，他就做個調查，看看有沒轉移，有沒有metastasis到腦、鼻子、腹部等等。如果這個癌在肺臟的話，他就進行外科手術，將肺臟拿掉。

我這次回到國內參加這個會議（國際病理會議），其目的最主要就是幫助國內的人了解病理的重要性，讓他們了解病理的重要性，希望藉此能推動一些制度上及觀念上的改革。

臺灣目前病理在醫院中還不能發揮其專家諮詢的功能。

他們不曉得病理的重要性在那裡，要知道病理是診斷的根本，沒有好的病理，什麼東西都做不成。

譬如說如果沒有跟你講肺臟shadow，你怎麼知道要開刀？又如果一個病人發燒，你不曉得為什麼，因為發燒的原因很多嘛，對不對？這時候病理醫師可以從種種的laboratory test，看出他發燒的原因是什麼。所以一個醫院，要有好的 patient care，就一定要好的病理。

而且病理和放射科兩者都是很重要的。一個好的radiologist他看這個x-ray上一個很小的Regin 上可能有問題，他就建議做個biopsy；如果好的pathologist能因此而做正確的診斷的話，那麼病人就能得到早期的治療。

就像有個人患了endometrial cancer（子宮內膜癌），如果pathologist能藉由radiologist的分析，判定是第一期，且存在於子宮內膜的話，那就只要拿掉子宮就好了。要是早期沒辦法做治療的話，Cancer cell轉移至全身的淋巴時，那就太晚了。

做病理的困難是他的範圍很廣，你必須要唸得很多。像外科和婦產科是最簡單的，怎麼簡單法呢？

外科醫師他刀子下去就流血，所以第一步驟是用clamps止血，第二步呢？你要切掉什麼，你就把它切出來，然後再縫上去就可以了。但病理要曉得的東西很多，每一個器官都不一樣，你要常唸書，不唸書不行。

■國外病理研究的情形

現在國外病理研究的趨勢是用monoclonal antibody，這個東西可以用來identify特別的細胞。

例如說你看了一般的切片之後，HE stain只有兩種顏色：一種是pink，另一種是purple的。一般說來只有兩種顏色時，淋巴上皮細胞與癌細胞有時會分不清楚。

但如果我們用 monoclonal antibody，你就可以去鑑別它。例如說你用淋巴腺的抗體去染色，若染色是positive 的反應，那它就是lymphoma 如果呈negative 反應的話，那就不会是lymphoma。這就是monoclonal antibody的作用。

其他還有很多像DNA probe，它是利用DNA technology 來identify 種種的組織，或者Infections agents。例如用DNA probe可以早期發現CMV (cytomegalovirus) 的infection (感染)。

■電腦畢竟只是電腦

病人還是需要醫生

一個越Computerized 的社會，醫學越發達。所以就我過去的經驗來說，Computer 可以幫你的忙，替你節省時間。

但Computer不能取代醫生，它只幫你narrow到幾個可能的診斷結果。例如說，right-up quadrat pain可能Gall stone或是hepatitis（肝炎），它不能做診斷，診斷要靠醫師。

此外像你看到病人眼睛黃黃的，你就知道病人很可能患有Jaundice但Computer 看不到，它必須靠你把你所看到的症狀input 到裡面去。還有，就是Computer也不能代替外科醫師操刀。

所以，至少就目前的情況說來，電腦還是無法替代醫師的。

■狗比死人更有尊嚴

這是一個很專業的問題。

現在在美國的human society，你如果要做動物實驗，最好不要讓他們知道。因為他們認為狗是人要好的動物，比人自己的兒女還要

好。所以你如果把狗當實驗品的話，他們就會很生氣。

像我最近做兩個狗的實驗，故意把狗的腿綁起來，讓牠發生貧血，然後用MRI 來照，最後將狗殺死，取牠的femur head來做microscopy examination。

這件事human society 的人不曉得，他們要是曉了會把你的laboratory燒掉！所以什麼時候，where to draw the line 是很難的。

也許像用rat他們較不會生氣，因為rat感覺上不是種好動物。但有時我們做一個rat 的實驗，把rat 活的用很重的鐵砸下來，讓牠骨折，這是相當殘忍的。想一想被這麼重的鐵塊在意識清醒的情形之下砸到骨折，難道rat不會覺得痛？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研究就是用屍體做研究

■ 愛因斯坦的神話

像Einstein死掉了，我們拿他的腦做研究，當然不會有什麼問題，但這也很難說。

愛因斯坦死於1954年，那時有個病理醫師叫Tom Harvey的，他對Einstein的屍體做了解剖，將他的腦取出來存放在一個很子很好的保存液中。

後來Tom Harvey 到Kansas 來，說是有一些疑難的Case，他看不懂，所以就跑來問我，久了以後我們就變成好朋友。他跟我說他Einstein有的腦，看你要不要做研究。我當然說好。所以過了幾天，他就用布罩起來，很機密地把腦送來，我看看大概有1/4的大小。

聽說Einstein死的前一天肚子的右上方痛，他的家庭醫師請一個外科醫師來做診斷，而診斷的結果說是膽囊發炎，沒什麼好擔心的。

隔天Einstein 就去世，死因是rupture of aneurysm，他的大動脈因擴張而爆掉了。在爆掉的時候，血液往右上方跑，所以很類似膽囊發炎。

為了確定死因，也為了研究Einstein's brain的結構與一般人無不同，所以Einstein foundation的人一直在追他，希望能索回愛因斯坦的腦。

■ 一個矛盾的事實

在北醫，我知道一般的學生都是唸筆記，其實那都是想應付考試而已。真正的醫學不能只唸筆記，要唸書，指定書。

不過如果你只唸書而不看筆記的話，有時會考不及格！這說起來是相當矛盾的事。

我們那時候所謂的共同筆記，因為沒有影印機，只能用抄的。那時有班上有study group，三個或五個人成一排，在上課的時候佔第一排，然後筆記輾轉交給同group的人抄。

不過話說回來，真正要唸書，看筆記沒有用的，不夠！

多唸點書，不要當家教。

如果經濟許可的話，最好不要當家教，多唸點書比較好。當家教賺不了幾個錢，但時間很寶貴，一過去，就過去了。

除非跟我一樣窮得沒辦法了，最好不要當家教。要多唸一些書，不一定是醫學書，哲學的也可以。

當家教是最可悲的事。當時我的同學都去跳舞、郊遊，而當他們跳舞的時候，我卻在當家教，這點現在想起來是滿可惜的。當家教其實沒有什麼好處，就是拿到錢而已。而且你教的東西很簡單，所以說要教學相長根本就很難，還可能退步！

很多人是不得已的，像要afford 學費什麼的，那當然無話可說，但如果你有時間的話，就去做有益的事情，讀書是最基本的，七年的書不好好唸的話怎麼當醫生？

■ 資訊控制一切

這是個知識爆炸的時代，你若能控制知識的話，你就能控制金錢。

你如果知道stock market的漲落，你就可以買，也可以賣賺很多的錢，這是輕而易舉的。你如果有inside information的話，你就可以賺幾百萬元，不用再唸書了。

但我並不是鼓勵各位不用讀書了，請不要忘記，在控制一切之前，你必須先要能控制知識。所以有時間多看點書，是錯不了的。

來自檀島的問候 張峰壽校友來函

張峰壽校友

北醫第一屆校友
目前旅居美國夏威夷島



今年8月24日，我們北醫醫科的第一屆同學們舉行了一個為期10天的畢業25週年團聚會，選在地點適中，鳥語花香，風和日麗，四季如春的檀香山聚會，由於閣府參加同時小孩們也都接近成年，因此盛況更加空前。尤其難能可貴地恭請到同學胡俊弘院長夫婦遠道由台灣趕來更使大會生輝。

節目首先是乘坐羅曼蒂克的U.S.S. Constitution大遊艇環遊夏威夷各島七天，覽盡世界聞名的Waikiki海灘，Maui島美景（被選為全美最理想退休地之一），Hawaii島的活火山（美國國家公園之一），及Kauai（花庭島）的大瀑布。

很多同學25年卻未曾見面，這次見面有的有些困難互認，但是學生時代的特徵依舊存在，七天遨遊下來一下又恢復到無拘無束的學生時代。而第二代的小孩們更玩得起勁，三更半夜不回船艙睡覺而在船上跑上跑下，他們在最後一天回航檀香山的回程中更為我們父母們排演了一場舞台戲，用半生不熟的母語風趣地諷刺我們這一代吃苦受氣的父母們，但這也反應

出他們所受的壓力與苦悶。

下船後大家住進Waikiki海邊之旅館，當晚由在檀香山開業之同學張道正、張峰壽、辛忠達及阮昭川等四位設宴在Royal Garden餐廳，以非常精緻的海鮮請全體同學及家眷晚餐，餐中恭請胡俊弘院長講解北醫現況及他對未來的抱負，同學們都認為北醫現在胡院長的領導下有很光明的前途，會中決議全體同學全力支持胡俊弘院長，晚餐後又決議下次3年後在澳洲做畢業28週年團聚，同學郭昭雄（鐵馬）主辦。

此次團聚盛況空前，大家對舊時學生時代仍有無限的懷念，參加的同學們遠自澳洲及美國各州，包括胡俊弘、許正憲、郭昭雄、高田松、翁仁田、吳正義、鄭炳南、陳惠亭、林正雄、邱紹晃、施俊雄、林芳正、李常吉、張道正、張峰壽、辛忠達及阮昭川等，所有夫人們及家眷全都參加盛會，此次團聚美中不足的是在臺灣的同學沒有來參加，大概是大家開業太忙吧！希望下次28週年團聚時能在澳洲見到更多同學，尤其是在臺灣的同學們。